

久居城市,早已习惯了城市的喧嚣,但于我,一个来自乡下的新城市人,多年以来,还是一直想寻找一片乡土、一篱坊间,闻闻稻花香味,让夏夜的蛙声治愈我那颗曾经漂泊于浮世的心,让思绪随风飘荡。于是,我趁着周末闲暇,驱车回到曾经生我养我的故土,静夜里,跷腿坐于大叶榕下小憩,摇着一把蒲扇,听取蛙声一片。

早上,睡眠惶怍,耀眼的太阳光已经穿透屋顶的玻璃瓦面向床前倾泻下来,吻醒迷迷糊糊的我。打开大门,一阵热浪扑涌进来,还好,微风透过门前竹林徐徐吹来,一股清新的、淡淡的、舒缓的、若有若无的幽香慢慢地钻入鼻腔,猛吸一下,终于闻到这就是我久违的水稻花香。

老房子的周边仍是水田,六月正是南方早稻抽穗扬花时节,不管是远望还是近看,都像一片绿油油的花海,微风吹过,稻穗摇曳,稻花飞飘,白浪滚滚。

晌午时分,热辣辣的火球突然间躲进云层,一下子风卷云舒,大片黑云从西南方向滚滚而来,头顶几道电光闪过,隆隆的雷声从天边传过来,像极俗语所说的“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瞬间,豆大的雨点就从天上砸下来。雨,由远而近横扫过来,掠过远处的稻田,打在屋门前大叶榕上,停留在树叶上的雨水,顷刻间又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洒在地上;打在屋顶瓦面上,噼噼啪啪像放鞭炮一样,汇聚在

夏夜蛙声

■廖锦海

屋檐上的雨水,在狂风的吹拂下像瀑布一样飘落地面。风夹着雨让在田头抽水灌溉的农人没来得及躲避就全身湿透。然而,面对暴雨,他们不恼反喜,有经验的农人都知道水稻抽穗扬花正需要补水、保水,连续多天的烈日暴晒,水田正缺水,这场大雨真是“好雨”,她“知时节”。

这夏天的雨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雨后,远处的天空又碧绿一片,朵朵白云飘过天际,纯洁洁白。

入夜,三五邻居见我回家,就围拢过来,在老屋门前大叶榕下议论着年景和收



成,吸吸雨后泥土和稻花的芳香,听听田边呱呱在叫的蛙声,这正是一幅绝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乡村美景图。多少年前,我就是枕着这蛙声入眠和听着这蛙声长大,一想到“水满田、蛙满河、声连天”的情景,我就十分感慨,十分留恋我那逝去的童年岁月。

记忆中,我的童年时代物质匮乏,常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为了填饱肚子,抽穗扬花稻田里的“禾花鱼仔”、水沟里的泥鳅塘鳢成了童年果腹的美食,那味道一直刺激着我童年岁月的食欲。有次夏

夜雨后,稻田蛙声四起,虾狗拿着手电筒来找我,叫我带上网兜与他到村外稻田捉青蛙,这正是青蛙在雨后叫得最欢的时候,我二话不说,抓着网兜就想跟虾狗走,偷偷溜进母亲房间拿火柴点煤油灯时,惊动了早睡的母亲,她说:孩子,村里老人都说“蛙满塘、谷满仓”,大家都把青蛙捉了,稻禾上的害虫靠谁来捕捉呢?粮食减产了,何来谷满仓?我和虾狗立即放下工具,乖乖睡觉去了。

后来,读中学时,在一本科普书里读到:青蛙是对农业有益的动物,它常栖息于河流、池塘、稻田等草丛处,主要以昆虫为主食,所食昆虫绝大部分为农业害虫。有人估算过,一只青蛙一天可捕食70个虫子,按青蛙每年活动期6至8个月算,一年可消灭害虫15000多个。母亲虽没读过书,但事物好坏她分得清,现在想来母亲就是大智若愚之人。

夜已渐深,围在树下聊农事、话桑麻的邻居纷纷散去,老屋外的蛙声一刻也没有停歇的意思,呱呱声还是此起彼伏。久居城市的我,好久没听过这股蛙声了,“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听着青蛙发自肺腑的生命歌唱,让我顷刻间忘记城市的喧嚣和烦恼,它叫得越欢,就预示着收成越好。

岁月远去,老屋还在,蛙声依旧,我就这样枕着蛙声慢慢入眠。

芒种

■宋立民

芒种忙三两场
海子说收割季节与仇人握手言和
还说月光和汗水洗着快镰刀

可惜我们回不到淮南或者豫东
只有梦里继续弓着腰拾麦穗
用小手搓成柔软浑圆的麦仁
麦仁汤亮得像前额
可以香到第二天傍晚
当然要留一碗给我的安哥拉兔子

而后一下子就到了辽阔的秋天
我和邻家小妹
在玉米地进进出出
搜寻不同颜色的胡须与叶片
顺便摘一些
叫做麻波溜的野果
傍晚 脸上挂着血道道得胜回朝

如今她在云南我在海南
分别在各自的豪宅里数星星
几十番秋冬
没有再邂逅新鲜的麦仁与麻波溜
于是 芒种来时
我们都面朝东北
悄悄地流十秒钟热泪

夏夜剧场

■袁俊君

驶向乡下的车灯,炫耀地
向路灯打了一个招呼
芳草里的虫鸣
竹林里的萤火虫
不知趣地闪着幽幽的青光

流云借着月光
在我的额头上游走
星星躲得远远的
眨着诡秘的眼睛
似乎是夏夜的观众

一栋栋农家小楼
对着茫茫的原野亮起灯火
廊下,我、一壶清茶、一碟火龙果
演绎新农村的故事

荔枝红了

(外一首)

■黄有

荔枝红了,远远望去
一张张少女青春的靛靛
热风里你推我搡
羞涩欣喜期盼
绿波漾起轻轻的红浪
影映远道而来的热情

像初恋的激情冲动
来不及甜言蜜语
一嘴一嘴地亲吻
一啖一啖地品尝
那晌午的阳光点燃一身
那冰晶雪透的清甜
沁凉着每一根膨胀的汗毛

悄悄地细吞慢咽,味蕾的神经
点点滴滴,品悟着苏东坡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真谛

湖光岩拾影

清晨很静很静
风很像未曾睡醒
玛珥湖歇息了粼粼的涟漪
屏蔽着呼呼的新声
火山岩黑着脸仍在打坐
鸟儿却憋不住,啼碎一片静谧光
睁开惺忪的眼睛
把第一道秋波快递
腼腆了满天的霞霓
这山这水这云这古寺
大口大口呼吸
带着芬芳的负离子
可我担心他们猴急惶惶

二
入夜,夕阳一个不留神
西山不经意地摆头
一咕噜撞落
古寺的木鱼声声
不远处,清风林纹丝不动
喋喋不休的夏蝉收住了噪音
山岩盘腿而坐,默数忏悔
千百年前的那次狂热
传说中的龙鱼潜游水底
时而溅起一圈圈谜语
只见山顶上的雷达
竖着警犬似的大耳朵
海大图书馆亮起灯光
隐隐传出琅琅的书声
湖光岩,渐渐归于沉寂

指上鸣蝉

■旺哥



6月,荔熟蝉鸣,我回老家走走,顺便拍摄一下自然风光。

老家是一个小山村,绿树成荫,山花烂漫,空气清新。来到后背岭,只见这里遍布山榕树和芭蕉,满目葱茏。“嘒嘒嘒”,蝉儿们在鼓足劲儿卖力歌唱。我循声望去,只见一只小黑蝉正趴在一棵杂树的树干上,我悄悄地靠近它,举起手机……突然,一只小青蝉翩然而至,停在我左手手指的指背上,这一刻来得太突然!我十分惊讶,心里暗想:小青蝉,你停错地方了,快快飞走吧!没想到,小青蝉竟趴在我的中指上,扯开嗓门唱了起来,“嘒嘒嘒,嘒嘒嘒……”。

这是小青蝉的“快闪”!“小青蝉,既然你把我手指当作你的舞台了,那你就放心地好好表演吧!”我心里想得倒是轻松,但做起来却着实不易,因为整个人要做到“呆如木鸡”,以免吓走了小青蝉。小青蝉在旁若无人地演唱,而我却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唯有心翼翼地把左手握着手机的手指慢慢松开,转由右手抓着手机。正当我试图用右手举起手机,偷偷拍下这千金难买的一刻时,刚好手机没电了,我只好眼睁睁地盯着小青蝉唱了1分钟左右。它唱完了,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慢腾腾地起飞,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如梦初醒……

小青蝉在忘情演唱的那一刻,恍惚间,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小树,手指就是枝桠。虽然当“小树”只有短短的1分钟左右,但我整个人却成了“泥塑木雕”,纹丝不动,生怕惊扰了小青蝉的精彩演出。其时,我的左手悬空举着,右手低垂拿着手机,那姿势活像陈式太极拳56式里的“白鹤亮翅”……

这只小青蝉,我和它素不相识,为何它这么大胆,敢趴在我的手指上放声高唱?我想,它应该是“探测”到我是一个好人,不会伤害它,而只会欣赏它、羡慕它、赞美它。

小青蝉,感谢你给了我一个连童年都没遇到的突然惊喜!虽然手机不给力,没留下小青蝉的倩影,但我决定用文字记录下这次极其难得的巧遇。那天返城,儿子听了我绘声绘色讲述和小青蝉的奇遇后,艳羡得很,嚷嚷着要把小青蝉的“快闪”写进他的童话小说里。

小青蝉身形小巧,身披绿衣,嗓音清脆动人。它们常常栖于低矮的灌木丛中,但可远观而不可近观也。它们的警惕性很高,你刚悄悄靠近它们的“领地”时,它们就“呼”的一声振翅高飞了。而这次“快闪”,小青蝉竟然不清自来,成了令我惊叹的“指上鸣蝉”,小青蝉真的是“艺高胆大”,而我则成了小青蝉的“跨界知音”和忠实听众。

宴酣之乐

■焯稀

甄澄是随父亲来赴宴的。包厢很大,水晶吊灯柔柔的白光打在暖黄的墙壁上,连反着光的大理石地板都带上了温馨。

今天来赴宴的人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挤在茶桌旁寒暄。甄澄的父亲很快也挤了进去,像是遇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脸上堆满了热切的笑。只有甄澄一个人在角落晃悠——无同龄人二无熟人,她又能去说什么呢?

好在,这种孤独并没持续太久。唠嗑的人唠累了,一挥手将大家挪到席上。菜一上,酒一开,另一种热闹氤氲在屋子里。甄澄就躲在烟气朦胧的菜肴后享受着自己的宴席。

“大家好久没见了,今儿难得一聚,咱们不醉不归啊……”主位上的人似乎在发话,又似乎有一群人起哄着吆喝起来,夹杂着杯子的碰撞。

甄澄没太注意听,只不过是些相互祝福的吉利话。一群人有一群人觥筹交错的欢喜,她一个人也能一个人吃得愉快。

然而她忘记她也是这宴席的一分子了。

话题兜兜转转,到了各家孩子上来,而作为唯一在场的孩子,她自是难以隐形。

“老甄啊,你女儿文静啊,我看她从进来到现在就没说过一句话。文静好啊……”

甄澄有些无措,常年被父母教导要开朗,被同学劝告要外向的她,不知这一性格有何好处。然而刚才说话的人又往下说文静好在哪,只重复着“文静好、文静好”。于是她只能保持着礼貌的微笑,毕竟“文静”是她的实情。

“这姑娘长得水灵,听说成绩很不错,不像我家娃,次次倒数,老让我生气——我真羡慕你们有这样的女儿……”座位靠门的一位阿姨在称赞,满目羡慕。

甄澄自认长得不错,成绩与倒数相比确实可称不错,她又能怎么回话?若自我否定又置那位阿姨的孩子于何地?于是她又只是勉强笑笑——她只期盼这出话题快速过去。

父亲朝她看过来,斜着眼,开玩笑似的,却沉着声,“澄澄,叔叔阿姨夸你,你怎么好像坦然受之啊?”

甄澄的假笑又凝固两秒,包厢中过低的空调让她汗毛直竖。她举起面前那个不知装的是王老吉还是天地壹号杯子的,很惶恐地站起来——

“阿、阿姨您过奖了,您孩子一定在我之上……”

人群又闹腾开来,推杯换盏间尽是欢声笑语。

斜上方的一位阿姨绕了半圈敬酒,到她这来了,出乎意料地邀她起来。

甄澄又感受到父亲的注意了,或许还有其他人的目光,都冷冷地扎在她身上。

她只能看着盛住了涟漪的红酒杯。

她或许学会了,嘴巴于她意识之前先蹦出了一串“青春永驻”“身体健康”之类的祝福语。

“哟,老甄会很教女儿嘛。”阿姨打趣道。

身后传来几声附和,几声欢笑。父亲盯得更紧了。

在暖黄的包厢中,甄澄只觉得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哦,现在是如站针毡了。

否定父母教育或是表示赞同?甄澄做不到其他人起坐间的行云流水,她只觉得怎么回答都很不甄澄。

如芒在背,如站针毡,如鲠在喉,如……

“澄澄……”父亲的声音在脑后响起,甄澄一个激灵。

“啊不不,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如。”满座哗然。

甄澄自顾自喝空了饮料,仿佛也享受到了这宴饮之乐。

爬山记

■王海宁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要经历风雨雨,但总有人会在漫长的旅途中陪伴我们,给我们鼓励和打气。

五一长假,父母看我学习紧张,便提议带我去塘山岭爬山。

晚饭时,我拿起碗,用筷子不停地扒着饭,发出咚咚的响声,奏出欢快的乐曲,嘴角是按捺不住地上扬,心开始雀跃起来。

一路上,只感觉神清气爽,眼睛里冒着星光,脸上洋溢着欢喜,一不小心笑出了声,爸爸见状,也这般笑了。

迎着徐徐的晚风,牵着父母的手,经过一栋栋华丽的建筑物,一同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游人入海之中。

塘山岭到了,高大的山峰耸立着,气势磅礴。我踏上台阶,迎着一路的灯光,随着人流不断前行。开始有些吃力,汗水在额头上开始密密麻麻地渗出,很快聚成晶莹的水珠,挂在脸上,又滴下,打在衣服上。也不知过了多久,走了多远,只觉着这条山路像个无底洞,没有尽头。经过这条路,还有一条。面对前方,我开始有点迷茫,不知所措,但迎面吹来的凉风却又提醒了我,人生的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前方的风景是未知的,令人捉摸不透,但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我继续前进。

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我发现了一条蜿蜒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爬上去,似乎能省一段路程。年少轻狂的我,心比天高,跃跃欲试,小心翼翼地向前景路。父母担心,也紧跟在我后面。夜色笼罩,周围变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时见

《诗经·七月》中有:“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其中的“郁”便是李子。三华李丰收时节,家在信宜的友人相邀,我欣然前往。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中前行。这一带全是重峦叠嶂、碧翠流连的山,Z字形道路,沿山而上。阳光洒落在山峰上,密布的绿植愈加流光溢彩。继续往上,视野更开阔——清澈透亮的溪水,在光滑的鹅卵石上或急或缓地流淌,潺潺流水声让人倍感清凉,几处古朴的桥梁横架河上,河岸两边,房屋错落有致,鸟儿欢快鸣叫,蝴蝶自由翻飞……如此钟灵毓秀的好地方,仿佛到了世外桃源。

我的目光捕捉着,为何不见李树?果实累累的李树,应惹人注目才是。直到车子从一棵低矮的树旁经过,我一眼瞥见那绿叶底下,一大串一大串的李子,如玛瑙,似翡翠。“啊,三华李!”我激动得叫了起来。

我只知三华李的可口,却从不了解李树的模样。在钱排镇竹垌村,漫山遍野、房前屋后,随处可见李树。它跟桃树有点像,灰褐色的枝干,虬曲苍劲,叶片狭长。可它比桃树低矮得多。以至于那累累硕果,藏于绿叶底下,从远处是看不到的。想到一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的不正是李树的谦逊气质吗?

正是傍晚时分,我们上山去摘李子。走入山中,才会感受到大自然丰厚的馈赠。你看那一棵棵李树,蓬头站在那,憨态可掬,再看枝叶下藏着的密密匝匝、挨挨挤挤的硕果,宛如一串串耀眼的明珠,真不得不让你惊呼,李树是山间的精灵吧?它汲取日月天地之精华,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哪怕扎根在石缝中,也依然奉献出沉甸甸的果实。三华李都是一大串一大串地长,每个果都圆润匀称,有的青里透黄,更多的是红里透粉,这是将要成熟的李子,层层覆盖着一层如雾如纱的东西,像披着头纱的仙子,所以也叫银妃三华李。我们弯着腰在树下穿

梭,挂满枝头的三华李,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摘一个咬上一口,咔嚓一声,无比爽脆!紫红的汁液,在唇齿间流出,酸爽中透着一丝清新的甜,瞬间让人全身细胞都鲜活起来了。我坐在树枝上,看看这个,想尝尝;瞧瞧那个,也忍不住。我们一连吃了好几个,才开始摘入篓中。

在林中穿梭摘李子的人,大多是农妇。她们有着黝黑而富有光泽的皮肤,手臂粗壮,一双大脚穿着硬邦邦的解放鞋,走在山间险陡的小路上,沉稳有力。摘李子不难,多如繁星的果子,抬头可见。若要摘高枝上的李子,伸一支摘果专用的夹子过去,就能摘到了。果子多而密,一些果子被误碰而咕噜噜滚下,果农也不在乎的。李子很快摘了满满一桶,堆起如小山。

我只顾着尽兴地摘,此时才知道,每一颗能够下山的李子堪称珍宝!那崎岖的山路,灌木丛生,狭窄陡峭,沉重的李子只能靠人工挑下去。正当我们发愁时,朋友的母亲——也是那山中淳朴善良的农妇,她拿来一根磨得光滑发亮的扁担,两头系紧绳绳,两手定住避免摇晃,然后用肩膀稳稳地挑起来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何况还挑着一担将近一百斤的李子!但她却步履沉稳,每一步,如大树般,稳稳抓住大地。扁担吱呀作响,桶中的果子却安稳宁静,眨巴着眼睛仿佛在欣赏沿途风景。汗珠在她的额头沁出,从她黝黑的皮肤上滚落,如珍珠般,闪烁着光芒。

南来北往的货车已在山脚下等待,源源不断的三华李刚从山上挑下来,纤尘不染,便已装上货车,运向全国各地。白发苍苍的老人望着货车驶远,低头咕噜噜地抽一口水烟筒,脸上笑盈盈的。卖完三华李的人家,顺道去买一刀五花肉,炖一锅香喷喷的肉,再配上山泉水制出的豆腐,或再炖一条从河里抓来的鱼……都是说三华李的爽脆让人胃口大开,我想,还有辛劳和收获,让人的心底殷实欢喜。

只有巴掌宽的一条路,顺着地面蜿蜒到黑暗里。我借着微光,轻捷地往前走。渐渐地,小路越来越陡,头顶上的光却越来越亮了。我来了兴致,越战越勇,突然,我意识到了什么,心被捧起,匆匆回头,寻找着父母,发现我已经用了他们十几米远。父亲正拉着母亲,步履蹒跚,一点一点跟随着我的脚步。我停住,两腿如注铅似的重。我心疼得大声喊着:“爸爸妈妈,我们还是下山吧!”好一会儿,父亲回话,语气有点凶:“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我又朝前走了一段路,再次停住,再回过头,脚步放慢了几分,等父母亲跟上来。终于,快到山顶时,我把手悬在空中,紧紧握住了紧跟上来的父亲的手,使劲地拉了父亲一把。

眼看着距离峰顶已经不远,父亲大汗淋漓,靠在树上歇息,母亲也被汗水浸湿了后背,喘着粗气,虚弱地说:“好累啊,我走不动了!”我怔住,有所迟疑。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拉着母亲继续前行。即使母亲嘴上说着累,却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的眼睛里泛着光,走在父母前面,继续朝峰顶前进。

经过一处拐角,有亭建于其上,“唐山岭”三字映入眼帘,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明亮起来,我们迎来了胜利之光……

我俯瞰着城市灯火辉煌的夜景,习习的凉风拂面吹来,心里甜丝丝的。我在内心深处暗自埋下种子:以后要带着父母,去接触这多彩的世界,适应时代的变迁,去看这世界的繁华!